

• 本社已自七月一日起，改在原址二樓辦公（原先是在三樓），這一次安定下來之後，短時間內不會再有變動了。現在我們正確的地址應該是：「臺北市南京東路三段九六號（二樓）」，電話和信箱號碼同前不變。

• 郵費從七月起大幅度漲價，新聞紙類及印刷品費用，都比從前漲了一倍，使普通印刷品所費郵費十分可觀。因此，在不得已之下，我們決定從九月份起調整本刊訂閱價格，原先一年收一九〇元，改為二〇〇元。兩年三三〇元，改為三七〇元。零售價格，依舊每冊二〇元。但在八月底前訂閱本刊的讀者，仍然照原價優待。凡本刊長期訂戶，也可按原價續訂。

• 「評三島由紀夫的四部曲」原文，是夏志清先生遠從美國航郵來臺，寄給本社的參考資料，經本社特請陳大安先生譯為中文，以饗讀者。從本文中，讀者們或由此了解抱持西方文化觀點者，對三島的看法。也許原作者犀利的文筆，會使部份熱愛三島作品的讀者失望，但其中不乏精闢之見解，一針見血地把三島作品中隱藏着的缺點發掘出來，在臺灣一片對三島的讚歎聲裏，本文代表了另一種觀點。

• 喬志高先生的文筆，一向詼諧有趣，在幽默的行文間，時含一些人生哲理。自本期起，喬先生為本刊讀者撰寫「美語續詮」，「話要衣裝——美語中關於衣著的隱喻」是這個專欄推出的第一篇。讀完本文，讀者千萬要抓緊「恤衫」——「人」可更要衣裝啊！

• 歐陽子的評論，使白先勇的小說露出了隱藏在冰山下那十分之九的部份，使讀者們能比較容易接受小說的主題意識和生動的角色。假使每一位具水準的作家，都有這麼一位具水準的評論家來逐篇逐字討論、分析、詮釋的話，對於文學水準的提高，對於作家地位和價值的認定和評估，都將有很大的貢獻。歐陽子的「臺北人研析之六——那一片血一般紅的杜鵑花裏的隱喻與象徵」，已在中國時報「人間」副刊七月六、七兩日刊出。

• 「斯文會不會掃地？」是一篇報導性的文章。由於視聽藝術日益發展，使得許多愛書的朋友被吸引到音響和視覺藝術的領域去了。每天晚上下班之後，大家享受的消遣是電視機；以文字記錄作為文化型態主流的時代，似乎已逐漸讓位，凡文字能做的事，視聽藝術都能起而代之，若干方面還比文字更實用。不管我們喜歡與否，現代文化的發展正步入此種處境，朱約農先生的這篇文章，為讀者介紹了這種新趨向。愛書的人越來越少，這是世界性的現象。紅燈亮起了，也許必須有一種新的調整來適應，但未來的演變，誰又能真正知道呢？

• 本期特別推出一篇「藏書家列傳」，是陳香先生彙介我國歷來的藏書家與私人書目，使讀者們讀後能留個概括的印象，曉得在古代公共圖書館尚未興盛時，就已經有那麼多嗜書如命的人在那兒孜孜不倦地藏書、讀書了。

• 到了九月，就是本刊成立三週年紀念，我們將以一本「書友」（一本除了刊載書評書目全部總目錄，並附錄全國重要報紙、雜誌、出版社的一般性資料）作為獻給讀者的禮物，下月號內容，也將擴大篇幅，以慶祝三歲小生日。我們也希望出版界同仁透過我們的雜誌及「書友」的篇幅刊登廣告，把您優良的出版物介紹給本刊讀友。

• 本刊二十六期張平男「詩人的特權？」第二十二頁上段第六行第一個字應移到第五行行首，特此更正。

